



■ 本报记者 王林

今年第一季度，两大国际基准油价始终维持在高位，直接拉升了油气类债券的收益率。进入 4 月，高收益能源类债券和高收益债券指数之间的收益率差距快速缩小，以页岩为首的油气债券市场呈现反弹征兆。

一季度油企债券发行量下滑

美国金融媒体 Advisor Perspectives 汇编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全球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发行债券的数量创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总计筹资 376 亿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 794 亿美元。

不过，业界认为，债券发行量下滑并不意味着市场不再追捧化石燃料，反而从侧面证实大宗商品价格普遍飙升促使这些公司不再需要通过发债融资。

有业内人士预计，如果国际油价保持在 100 美元/桶上下，中期内将很难出现油气公司发债支付股息和回购股票的情况。过去 12 个月内，bp、雪佛龙和壳牌总计提前回购了约 100 亿美元的债券。

事实上，随着全球绿色能源转型势头渐猛，油气行业面临着愈发艰难的借贷条件，而且承受着大宗商品市场持续波动的压力。尽管当前绿色债券发行量持续上升，但从历史上看，

银行和金融机构向化石燃料行业提供债券承销和贷款服务所赚取的利润仍然远高于绿色行业。

页岩油气债券受追捧

眼下，油气债券市场中最受追捧的非页岩莫属。据《金融时报》报道，大批投资者正在持续购入页岩油气企业的债券。例如，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页岩油气生产商 Range Resources 就刚刚通过发行债券筹集了 5 亿美元。

信贷评级机构近期将几家美国页岩油气生产商的信用评级升级，这反映出页岩行业的资产负债表日趋强劲。此外，越来越多的油气企业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也从侧面提振了其债券的吸引力。Range Resources、切萨皮克、先锋自然资源、德文能源等美国主要页岩油气生产商，都作出了努力减少运营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

《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报》报道称，截至 3 月底，阿根廷石油公司的债券收益率达到 23%，超过新兴市场主权和企业发行人所有其它债券，是新兴市场固定收益最好的债券，为阿根廷页岩油气田的长期开发计划夯实了资金基础。截至去年底，阿根廷石油公司拥有 11 亿美元的现金和等价物。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指出，信贷

市场投资者当前倾向于从各类债券中撤离，但油气类债券除外，基金普遍都在增持高收益能源债券，这意味着相较于其它高收益债券，投资者倾向于持有更多能源企业发行的高收益债。

当前，高收益能源债券和高收益债券指数之间的收益率差距正迅速缩小，从 2020 年的 12 个百分点，降至眼下的约 0.2 个百分点。去年 9 月，油气公司的债券票面利率约为 6.2%，而其他欧洲高收益债券的票面利率约为 3.4%，差距超过 2 个百分点。

“逐绿”难挡油气债券强势表现

在投资者追逐高收益率的大环境下，全球对绿色能源转型的追求，仍然很难打压油气债券的强势表现。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公司全球高收益债券首席投资官 David Newman 表示，油气仍然是高收益债券中能够提供两位数回报的领域之一。皇家伦敦资产管理公司全球信贷主管 Azhar Hussain 也表示：“在全球高收益投资组合中，如果不想影响回报率，就不能将与碳相关的投资排除在外，因为油气领域的投资占比达 15%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印度等都在考虑发债融资以抵抗高通胀。其中，欧盟委员会表示，计划发行 1000 亿欧元

债券以缓解欧盟国家能源账单压力，同时希望利用债券筹得的资金购买更多能源。

基于当前的能源价格和汇率水平，能源购买成本正在急剧攀升。根据比利时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评估，几年前，欧洲填满储气库所需成本为 100 亿欧元，但现如今已经涨至 700 多亿欧元。

“欧洲至少需要数百亿欧元才可能强化自身能源安全。”斯洛伐克财部长 Igor Matovic 表示，“我们既不能依赖俄罗斯，也不能依靠美国，联合发债无疑是欧盟的必经之路。”

印度也因为俄乌危机引发的能源市场波动而陷入了经济迅速恶化的境地，该国严重依赖进口能源，80%的石油需求来自进口，高油价直接拉升了该国燃料消费成本。《今日印度》报道称，印度政府可能会通过发行石油债券来抵消本土燃料价格飙升给消费者带来的冲击。

印度前财长 S.C. Garg 表示，印度燃料消费税很高，但如果油价持续徘徊在 130 美元/桶—140 美元/桶区间，即便将消费税降至零，也无法消除价格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大批燃料承销商倒闭。“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石油债券。”印度曾在 2005 年—2010 年间发行了大量石油债券，以避免燃料承销商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资讯

机构：今年全球能源领域投资将超 2 万亿美元

本报讯 行业研究机构雷斯塔能源近日发布研究称，预计今年内，全球在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氢能领域的投资将超过 2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雷斯塔能源表示，虽然当前的局势对全球能源转型进程有所影响，但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绿色能源投资的增长速度仍快于化石能源。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已占能源总投入的 31%。

根据雷斯塔能源的数据，随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增加投资预算以提高产量，上游油气领域投入预计同比增长 16%。在绿色能源领域，基于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全球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能力将增长 2.5 亿千瓦，带动绿色能源投资同比增长 24%。

具体而言，雷斯塔能源认为，今年，全球石油产业的上游领域投资仍将占据能源行业投入的主导地位，预计总投资将达到 6580 亿美元，产量将达到 9960 万桶/天。同时，天然气行业也出现了强劲的增长，投资支出增长了 15%。在绿色能源中，太阳能、氢能和地热能投资增长将加快，增长幅度在 40%至 65%之间。

此外，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和船运价格上涨等因素，也推高了今年全球能源领域的投入。根据雷斯塔能源的统计，油气项目的成本较 2020 年的水平上升了 10%至 20%，锂、镍、铜和多晶硅等电池和太阳能光伏制造业的关键材料则带动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成本提高了 10%至 35%。

(仲蕊)

欧佩克下调全球石油需求预期

本报讯 近日，欧佩克在其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下调了对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速为 367 万桶/天，较之前的预测少了 48 万桶，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也从此前的 4.2%下调至 3.9%。

欧佩克指出，俄乌冲突的爆发、全球高通胀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是此次下调预期的主要原因。

数据显示，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国际油价一度飙升至每桶 140 美元。油价的攀升拉高了商品生产成本和价格，导致许多国家通货膨胀上升。近期，欧盟统计局表示，受能源成本上涨的影响，欧元区 3 月通胀率已飙升到 7.5%，创下欧元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增幅。

(董梓童)

顶级银行“金援”化石能源力度不减

2016 年—2021 年融资高达 4.6 万亿美元，最大资方仍是美国投行

■ 本报记者 王林

3 月 30 日，《银行巨头与气候乱局 2022》研究报告发布，这是全球范围内对于金融机构化石能源融资情况最为综合全面的分析报告，已经连续发布 13 年。报告由 7 家关注能源融资的机构主笔，同时获得了 500 多家气候机构的认可和授权，今年撰写报告的机构包括雨林行动网络、银行监察组织“银行追踪”等关注气候变化的机构。

顶级投行应更重视气候行动

今年的报告对去年获得全球最大 60 家银行融资的化石能源进行了细分，其中，页岩油气开发获得 621 亿美元融资，主要资方为富国银行等北美银行；海上油气开采获得 529 亿美元融资，主要资方为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等美国银行；油砂开采获得 233 亿美元融资，较 2020 年骤增 51%，主要资方为加拿大皇家银行、多伦多道明银行以及摩根大通；北极油气开采获得 82 亿美元融资，主要资方为摩根大通、日本三井住友集团以及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煤电行业获得 440 亿美元融资，煤炭开采获得 174 亿美元融资。

事实上，这 60 家顶级银行中，有 44 家都作出了到 2050 年实现零碳排放的承诺，但去年仍然为油气、煤炭领域扩张力度最大的 100 家公司提供了 1459 亿美元的融资，其中向卡塔尔能源公司提供了 116 亿美元，向沙特阿美提供了 130 亿美元，向埃克森美孚提供了 100 亿美元，这 3 家公司分别是全球上游油气扩张计划

今年的报告指出，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2016 年—2021 年，全球最大的 60 家银行对化石能源的融资达到 4.6 万亿美元，仅去年就为化石能源行业注资 7420 亿美元，其中，美国的投行仍然是最大资方。业内呼吁顶级银行，尽快停止对化石能源“金援”，否则将给全球气候行动带来更沉重的打击。

最多、第 3 多和第 4 多的公司，去年处于开发或油田评估中的产量为 427 亿桶油当量。

鉴于此，业内认为，顶级投行应该更加重视气候行动和环保减排，因为他们掌握着全球最强大的金融命脉，拥有评估资金流向的绝对权力。

报告建议，停止为化石能源行业扩张提供融资支持，并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项目和企业的融资，同时金融机构应要求化石能源客户披露其在 1.5 摄氏度温控目标下的化石能源转型退出计划，并核算和披露自身碳排放，设定 1.5 摄氏度温控目标下的融资组合净零排放目标，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

“银行追踪”组织气候活动家 MaaikeBeenes 表示，“任何化石燃料项目的增加都意味着地球升温将更快地接近 1.5 摄氏度，但这些银行仍然将大量资金投入东非原油管道、阿根廷页岩油气田、美加跨山输油管道等项目，支持这些化石能源项目和企业的进一步扩张。”

总体来看，美国和加拿大的银行投向化石能源行业的资金最多。报告指出，去年，全球化石能源最大资方仍然来自美国。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稳坐 4 强，再加上进入前 14 名的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集团，这 6 家美国著名投行过去一年为化石能源提供的融资规模，在全部 60 家银行中占比达 29%。

其中，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去年甚至加大了对化石能源行业的融资，而摩根大通过去 6 年间一直是俄气的重要资方，仅去年一年就为该公司提供了 11 亿美元资金。

在为化石能源产业提供最多融资的 12 家银行中，加拿大的银行一直占据多个席位，耳熟能详的加拿大皇家银行、丰

美加银行融资规模最大

业银行和道明银行都位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 3 家银行加上蒙特利尔银行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都在 2020 年至 2021 年间增加了化石能源融资。

日本是另一个有两家银行上榜的国家，三菱日联银行和瑞穗银行，投资额分别排在第 6 和第 8 位，而且都在去年增加了对化石能源的融资。巴克莱银行仍然是为化石能源提供融资最多的英国银行，排名第 7，法国巴黎银行排名第 11。

“这与美国政府去年宣称重回全球气候谈判桌并试图成为气候领袖的表态背道而驰。”雨林行动网络政策和研究经理 Alison Kirsch 表示，“过去 6 年，这些银行对化石能源的支持并未随着各国政府、科学家、民间机构的呼吁或施压出现

能源行业的融资已呈现下降趋势。

去年 4 月，中国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将“严控煤电项目”，9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承诺，并在 10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严控煤电等高碳项目投资。

“以上一系列表态不断在给中资银行发

明显下降。”

事实上，发达经济体一直是全球对化石能源资助最多的群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在 2020 年获得了高达 5.9 万亿美元的补贴，相当于每分钟 1100 万美元，美国、日本等 5 个国家的化石能源补贴占比达 2/3，其中 92%是隐性补贴，其形式主要是税收减免。

发达国家有责任在去化石能源资助方面树立先例，因为能源转型的一个前提是必须确保弱势经济体抛弃了化石燃料仍然有路可走，因此发达经济体应该是最早抛弃化石燃料的国家，并将更多资金转向可持续行业，同时帮助弱势经济体转型。

中资银行融资规模下降

报告称，去年有 13 家中资银行共为化石能源行业提供了 1410 亿美元的融资，占全部 60 家银行化石能源融资总额的 19%，比例较 2020 年略有下降。

过去 6 年为化石能源行业提供融资支持最多的 5 家中资银行分别为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兴业银行，不过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去年对化石

出从化石能源撤资并转向可再生能源的明确信号。同时，在各国纷纷作出碳中和承诺、加大力度落实《巴黎协定》的趋势下，资助化石能源产业的金融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转型风险方面的压力也将日益凸显。”亚洲气候行动者组织的王晓军表示，“金融业必须尽快转型，减少自身高碳资产占比，防范金融转型风险。我们期待在明年的研究报告中看到中资银行进一步‘向绿而行’。”